

时代与人的艺术投影

——读陈霁长篇小说《风吹白羽毛》

□ 李月荷

落,让白马部落蒙受了空前的瘟疫和灾难,将国民政府时代部分官员的贪婪无德揭露的淋漓尽致。四是解放后,共产党对白雄的改造,让他由一个作威作福的番官成长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并对他的过去予以包容,还提拔他当上副县长。无奈他无法正视自己曾经的错误,更不敢相信如今的好政策,最终选择自戕以谢天下。这几段历史的对比,都是围绕白雄生命历程这条中轴线,生动表现了平武县城四十多年不为人知的沧桑巨变,极具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空间的聚焦与升华,剖析时代人物

《风吹白羽毛》这部小说运用空间化的叙事方法促进了情节的转折和深入,展现了白马部落中各方势力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对他们的人性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这些人命运命运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探索。在这部小说中,陈霁综合运用了物理、社会、心理三重空间进行叙事。作者在创作一部小说时常常选取特定的故事空间进行叙事,而这个空间便是小说人物行动和故事发生的场景地,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同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更是对人物性格塑造、故事情节发展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除了物理空间之外,社会空间也可升华为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群体共同生活的空间,它更是难以触摸的,无形的存在,更多的是对权力斗争之间的彰显,从这个方面来看,社会就是空间,空间也是社会,也就是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不同的就是小说的心理空间,心理空间着重刻画人物个体的内心世界,着重强调人物内心世界对外界的反应与感知,也就是人物所展现的精神世界。陈霁在这三重空间中揭示了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中央军的恶行,聚焦了白马部落群像的真实生存状态,批判了权利拥有者给普通民众个体带来的伤痛,生动地再现了作者对白马部落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

《风吹白羽毛》中呈现了各式的物理空间,但是大都聚焦在白马。比如一开始出现的叶西纳玛神山,展现了白马民族文化的神秘。随之就是白雄的家宅,不同时期家宅不同的变化,表现了格庄头人和白雄番官两代家庭的生存状态。然后就是龙安黄羊关,也就是土司衙门的所在地,一个权力发射的中心地,描述了棒老二、番民、土司和恶霸强人之间围绕权力引发的鸦片之争、女人之争和土地之争,再现了当时动乱的生存状态,揭露了人性的善与恶。在社会空间中,权力空间成为白马人斗争中的主要场景。土司将权力下放给了番官,番官领导着头人,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还有恶霸强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从而将一个个典型人物的复杂心理进行了深度的刻画和表现。格庄虽然只是一个头人,却得到了杰瓦番官的倚赖,拥有着比番官更大的权力空间。而白雄慢

慢地成长,他的权力空间也越来越大,这一个个人物个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便在权力空间中被透视了出来。还有古老三的古道热肠,恰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代表形象。龙文彪的狠辣、无情也恰是作恶多端的强人令人发指的恶霸形象。小说中对几个女性形象的心理空间刻画得尤为复杂细腻,表现了那个时代女性被压抑被奴役的社会现实,处于不同的环境中的她们,呈现出不一样的女性力量,是小说的一大亮点。

视点的多重与转变,讲述时代文化

作家采取什么样的视点叙述,直接影响着作家本人是否能完美地呈现其创作意愿。第三人称叙事展示了作者的全知全能视角,更深入地讲述了白马部落在各个生活时段所体现的民族文

化,让读者看到人物的全部面貌。叙述者引导读者进入故事设定的世界之中,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让读者能更进一步地走近白马部落,了解白马部落,探析白马部落。比如在格庄这个人物视点里讲述的叶西纳玛神山,就表现出了他对神山的敬畏之心,还有一代又一代白马人对叶西纳玛神山怀着无比的崇敬和敬畏。在他们心中叶西纳玛神山就像圣洁的神女一样不容亵渎,不容冒犯,除了景仰,便是深深地依赖和敬畏,体现了白马人对山神的信仰和忠诚。英国人沃克视点里的白马部落,则是个美丽的意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有最美丽的蓝天和雪山,有最丰富的动物和植物,他们虽然贫穷而原始,却知足常乐,在自己的歌舞中自得其乐。从他的视角让读者感受到白马人简单、美好的一面。傻子塔塔这个人虽然出场不多,语言也很有限,可是从他的视点中,他说的每一句都有预见性,在他眼中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存在。在他的讲述中,更凸显出白马文化的神秘和精深。白才才在白马具有一定的威信和能量,他相当于白马人的精神需要。在中央军汤羽的视点中,才才被亵渎,同时也被异化,表达了作者对白马文化的尊重与惋惜。艾玛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番官小姐,她有自己独特的爱情,有自己的主见,虽然她最终的抗争失败了,可是从她的视点中,展露了白马少女热情奔放,无拘无束的一面,让读者看到了白马青年之间美好的爱情和奔放的情思。作者运用多重人物视点的转化,将白马文化通过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一点一点的渗透在作品中,让读者更多的了解白马文化,传扬民族文化。

总之,陈霁以其娴熟的写作技巧和深厚的叙事功底,将白马部落存在的这一时代和人物进行艺术化的渗透与创造,让读者对白马部落的历史和人物更进一步地了解、分析。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主题思想的表达、叙事空间的建构等方面也都有其独到之处,开辟了一条解密深山古老民族的文学之路,同时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新的文学之窗。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涌现了一大批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被列入“四川乡村历史文化丛书”夏书龙的《马边乡村记忆》,就是其中的代表。笔者认识夏书龙较早,知道他的早期创作主要是小说,在《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沫水》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短篇和中篇,出版过《春风不相识》《有火的地方一片红》等小说集,后期才转为散文写作,前几年推出了散文集《活得纯粹》,算是他前期散文写作成果的集中展示。这部以马边乡村历史文化为题材的散文集,再次展示了他散文创作方面的扎实功底,也为乐山乡土散文创作增添了新的风景。

深入的田野调查

这本书的写作,是一场“命题作文”。据悉,今年初应四川乡村文化艺术院之约,夏书龙接过了这部书的任务,开始了这一段特别的写作历程。写作鲜活耐读的乡土散文,首先就是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对乡村历史文化、民情风俗的了解和把握,其中开展写作前的“田野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夏书龙中师毕业就分到小凉山腹地的马边。此心安处是吾乡,他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把一份绵长的乡愁融入了这片热土。换言之,他在长期的乡村生活经历中,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田野调查”的任务,已经拥有了相当部分“田野调查”的内容,正如他在《养坝荣光》中写到:“多年以前,我因工作关系,多次陪省市领导和专家去养坝镇,临时充当过无数次的向导。”这正是他接过写作任务的底气所在。但那是一种不经意的积累,与带着主题开展的调查还有距离。夏书龙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把动笔前的深入生活作为首要环节,不断加深对山水彝乡的认知,努力奠定写作的基础。他深入到写作计划里的三河口、大风顶、养坝镇等偏远山区,特别是存在疑虑认知模糊的地方,一遍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走访调研,直到有了清晰的判断,绝不进行想当然的所谓“创作”。

在这部书的写作实践中,夏书龙采取了“田野调查”的讲述方式。他不仅写出涉及的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而且写出了带着问题开展“田野调查”的具体过程,而且写得一波三折,极大增加了阅读的乐趣和现场的现场感,增强了文学的感染力。他把探寻“汪公路”和“石丈空”的历史遗存,当作游记散文来写,写出了沿途的见闻感受,也交代了自己对相关历史文化认知的心路历程。“如今,躲在小凉山深处的古老山寨,又该有一番怎样的别样风情?”在写作《大小凉山第一寨》时,作者带着这样的疑问,再次来到偏远的烟烽镇,“坐进彝家茶馆,主人给我们展示工夫茶。”作者此行的收获和感受是深切的,“霏霏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我站在新寨的公路上,在空山新雨后的一抹亮色里,新寨背后神秘而充满诗意的两座大山,曾经是我历尽艰辛,努力攀登的地方。”今昔对比,感慨万千。写出这种感慨,就是文学的审美所在。夏书龙的这部散文集,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不仅把记录马边乡村历史与现实,当作一个单纯的挖掘、收集、整理和写作的过程,也看作是一次深入生活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而且把这一过程呈现给读者,使行文更鲜活灵动,避免了呆板的讲述。

用历史关照现实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中国乡村的变化是巨大的,不仅是经济发展,还有社会进步,由此带来精神面貌、文化认知、民情风俗等一系列的改变,即所谓“山乡巨变”。要反映小凉山深处发生的这样一种巨变,这是这部散文集的写作初衷。

地处大小凉山交汇处的马边,曾是中原政权和西南夷的争夺之地,也是彝汉杂居之地,有着悠久而独特的乡村记忆。马边的建厅建县历史、汪公路和石丈空的史实、红椿村、走马坪的传说,大风顶熊猫家园的考察等,夏书龙如数家珍。他是一位老作家,在平时生活和写作此书的民间走访中,积累了不少当地民间故事传说。这些丰厚的乡村人文积淀,给他写作此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养分,也提供了认识乡村历史与现实的多种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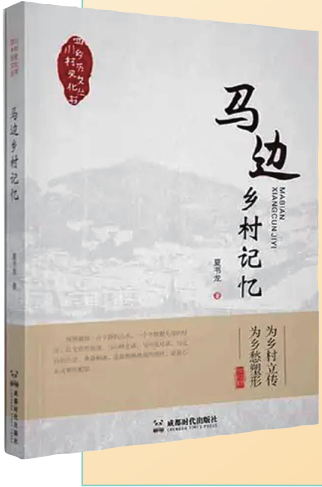
虽然这不是一部历史文化专著,但作者对待这些乡村历史文化,态度是严谨认真的。他不仅查阅了很多文史资料,而且走访核实了不少疑惑的问题,考证和完善了一些文史记载。对于今天的乡村现实生活,作者也同样以一个作家的高度责任认真对待。他写马边彝乡进入高速路时代的载欣载奔,写云上苗岭秀美风光和幸福生活的的美好现实,写雪口山乡的创业发展,以及苏坝集镇的繁华景象,都倾注了极大热情,娓娓道来。

记载马边乡村的历史文化,是为了用历史观照现实,反映今天的乡村巨变。他在

乡土散文的传承与创新

——读夏书龙《马边乡村记忆》

□ 朱仲祥



《道路史》中写到:“马边的道路史,是一部辛酸史,一部进步史,是马边乡村记忆的历史线索。”这正是夏书龙的用心所在。也正说明了一点,只有了解乡村历史文化,才有真正的地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找到建设乡村文化的根基和方向,才有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能。

洒脱自如的散文表达

首先是构思开合度较大,线条潇洒自如,文字洒脱奔放,不拘泥不刻板,充分把握了散文的写作优势。开篇《道路史》,写马边的道路史,从一位家乡老人的故事写起,写到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写到相关的历史遗存与传说,写到今天高速公路通车后的激动兴奋,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如此种种的文学表达,把一部悠久而深远的道路变迁史,写得迂回曲折,极赋审美。《明王寺趣史》一篇,写明王寺悬佛的故事,从寺庙的由来、悬佛的考证,写到悬佛被盗的令人震惊、侦破的曲折艰险,以及其后的重视与保护,让我们一路读来,既興味盎然又惊心动魄,彰显了较强的文学张力。

其次,夏书龙在非虚构散文写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无论对历史记载,还是山水地理,以及当今生活,都采用了写实的方法,不玩弄写作技巧,不虚构渲染夸饰,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谨、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传奇走马坪》一文,不仅生动描述了著名作家高缨深入热闹场镇苏坝采风创作、在兰花烟缭绕中与彝族群众交谈的场景,还重点讲述了解放初期土改工作队,深入山区与当地土匪斗智斗勇的艰险故事,从而告诉我们今天祥和幸福的山区生活来之不易。尤其在描写今天乡村现实的内容上,作者大多亲历其境,把自己的所见和感受,写进散文的篇章。《红椿村小记》,讲述了一个偏远山村的历史渊源,记载了在“我多年的老朋友”、村支书魏文华带领下,游览该村风景名胜“巨龙”奇特地貌,考察了李子园、养猪场等经营致富项目的见闻,反映了当今乡村的真实状况。

夏书龙的散文,无论是讲述历史还是记写现实,都擅长以叙的方式展开,展现了他作为小说作家的写作功力和表达惯性。他把散文写作部分地与小说手法相结合,把人物的刻画、场景的描写与情节推进的一波三折,运用到散文写作中,写出了“不像散文”的鲜活散文作品。尤其表现在对历史传奇、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等题材上,他的写作线条总是跌宕起伏信马由缰,不遵循某种固有的“范式”和陈旧的套路,表现出不拘一格敢于突破和创新的写作姿态,从而营造出多姿多彩的文学气象,彰显了散文自由洒脱不落俗套的时代风貌。

本版责编: 张语梅

剑锋所指,英雄花开

——赵剑锋散文诗集《剑煮红颜》读评

□ 徐甲子

赵剑锋是一位富以激情又不失个性见长的诗人。我说的激情,体现在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中;而其个性则是赵剑锋豪迈又细腻性情。当二者融入到他创作的诗文中,便有了这本散文诗作《剑煮红颜》。

这部散文诗集将中华 67 位红颜佳人的人生命运进行了广博的诗思塑形与表达。浩瀚历史间,67 位红颜的人生命运被赵剑锋以超凡的想象与诗文描述,其人物形象逐一得以立体呈现,由此可见作者捭阖纵横,收放自如的书写功力和深厚的知识储备。

作为赵剑锋诗歌的关注者,我几乎阅读了赵剑锋发表的所有诗歌。多年的锤炼与淬火,将其锻造成为一把真正的利剑。无论人品还是诗品,被生活淬炼后的剑锋真正做到了剑心合一,达到灵与肉的自觉融合。从这部散文诗集中,不难发现几个不可规避的词,为这部散文诗集定下了基调。

对于赵剑锋,对于他创作的《剑煮红颜》,仅用某个词语概括是远远不够的。细读剑锋作品,豪迈、思辨、抒怀、忧郁、伤感……一个个词语会渐渐浮现在你的心头。这时候,你能感到一种对人生的赞美与咏叹,它们敏锐灵动,超口洒脱。它们神采奕奕朝我们走来,纯粹而宁静,真诚而自然。当这些赞美与咏叹构成一种特别的诗语,我们定然顿生豪情,铭记于心。就像赵剑锋在诗集第一章《宣纸上的精灵》所言:

“大风从骨骼断裂处擦肩而过此时,女人的才气显得尤为逼真。被刺绣描绘过的那些风月那些烟雨,一起路过素手路过怨晴”

赵剑锋将对精英女性的咏赞隐于言词之间,犹太极之力,以四两拨千斤。而有时,他又剑锋所指,英雄花开。《剑煮红颜》的出版,必须说是作者数年诗歌创作的又一里程碑。高远,华美,精湛。诚如作者在诗集尾章写的那般:

“天空装不下那么多赞美

人的精神世界装不下那么多赞美。那么,这些赞美该怎么办?那就歌唱吧!至少我们能听见回声。”

进入赵剑锋诗文的内核,当我面对这部交响大乐时,我无需探究作者宏大而深邃的内心,也无需替代作者作理论上的归类。因为,任何洞穿读者内心的诗文,即是一个优秀诗人的殚精之作。在赵剑锋看来,文学创作应是对社会与人生的认知与还原。

赵剑锋用独到的思诗之语,对诗歌所表现的人物加以精妙的解剖,从中建立自己的语言世界。这种源自心灵的阅读,至使所书人物更为完美真逼,使诗歌语言更具有持续张力,而非为某种需求独立存在。如同我们分辨世界时更多的是用心灵,而非眼睛。这是因了艺术的心灵能够把握规律和创造规律,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空间。它可以游离于虚实之间,可以是流水,是大山,是太阳,是空气;可以是神,是佛,是蚂蚁,是草木。诚如庄子所言:“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如垂天之云”。

《剑煮红颜》之所以成为赵剑锋诗文中上品,一定与其多年的阅读积累,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和内心的历练有关。而这种关联正是一

个优秀诗人必须具备的素质。作为诗人,赵剑锋是敏感的,在写到清代词人贺双卿时,他这样描述:

“天才,如一粒雪。
一粒雪,如燃烧,在锐利风中。
雪粒在寒冷中的响动,就是一个天才诞生时的声音。
把其他的道路叫醒,陪着天空洁白的失眠。
大朵大朵的雪花,留在庄稼里渴望醒来的舞台,笔和墨也一同醒来。
裙边,有飞舞的眼泪。
眼泪里有一场阴谋诞生。”

赵剑锋通过对人生命运,纷繁世象的审视,以勘破之语为描写的人物进行补血。我注意到一种事实,赵剑锋的诗作极少存在艰涩且呻吟的词句,他从不沿袭或背诵他人的咳嗽,他为我们带来的每首诗作如同一颗颗果实,让我们认真剥开果肉,再去敲开果核,然后咀嚼得以滋养。

面对赵剑锋的诗文,我们得到的绝非是文字的诱惑。在当下这个世人缺钙,文风孱弱的时代,赵剑锋以思辨之墨为这个时代补钙补血!由此,我想起卡西尔说过的一句话:“任何表相的语言经过思想,所表现出的深刻不再是大众的感受”(《语言与神话》)。剑锋诤友作家聂作平这样评价赵剑锋:“重剑无锋,但赵剑锋的剑却是有锋的。这锋,表现为诗歌的张力。”

我认为,有生命力的诗文集应该具备两种特征。一是血肉,二是筋骨。只有血肉而少筋骨的诗歌如孱柔之女;反之,只有筋骨而少血肉的诗歌犹如孔武之男。二者组合一体,方可成为一个“好”。我从这部散文诗集中感受到了血肉与筋骨。

而今,对于剑锋来说,风雨人生让他更加具备洞察、分析世事的智慧与能力。风起云涌,阡陌纵横。未来岁月,诗歌江湖,剑锋手执利剑,必将所向披靡!